史記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微子開者（孔安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爲紂卿士。索隱曰按尚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名開者避漢景帝諱也）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索隱曰按尚書亦以爲殷王元子而是紂之兄呂氏春秋云生微子時母猶爲妾及爲妃而生紂微子紂同母庶兄）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阢（徐廣曰阢音耆。索隱曰耆即黎也鄒誕云本[illegible]音黎孔安國云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阢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孔安國曰大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政四方之事將必亡也）我祖遂陳

於上馬融曰我祖湯也孔安國曰言湯遂其功陳力於上世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

用亂敗湯德於下馬融曰下下世也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孔安

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外內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

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罪辜乃無維獲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

得之者言釁相攻奪小民乃並興相為敵讎孔安國曰卿士既亂而小民各起共為敵

讎言不如同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徐廣曰一作陟水無舟航言危也駰

謂典國典也○索隱曰尚書典作淪家字變易其義亦殊喪音息浪反殷遂喪越至于今

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曰太師少師馬融曰重呼告之我其發出往

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書意異耳吾家保

于喪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駰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今女無故告王肅曰無意告我也

是微子求教誨也予顛躋如之何其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閒聲如姬記曰何居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孔安國曰微子帝乙之子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荅志在必死○正義曰菑音災乃毋畏畏不用老長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耆老之長不用其教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云陋淫侵神祇駰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蔑也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紂親戚也索隱曰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杜預云梁國蒙縣有箕子冢紂始為象箸索隱曰箸持略反按下文云為象箸必為玉桮桮箸事相近周禮六樽有犧象箸壺泰山著尊著地無足是也劉氏音直慮反則桮箸亦食用之物並通為器也箕

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危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攝樂道而不改其操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

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面縛者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劉氏云面即背也義閑迂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常倫所序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箕子對曰在昔鯀陻鴻水汨陳其五行孔安國曰陻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

五行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駰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斁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存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揉使曲直也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人而更可銷鑠土曰稼穡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潤下作鹹孔安國曰水鹵所生

炎上作苦[孔安國曰焦氣之味]曲直作酸[孔安國曰木實之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金氣之味]稼穡作甘[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睿通也]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明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所謀必成當也馬融曰上聰則下進其謀]睿作聖[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六曰司寇[馬融曰主誅寇害]七曰賓[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玄曰掌軍旅之官]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融曰星一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玄曰星五星也]五曰曆數[孔安國曰曆數節氣之度以為曆敬授民時]皇

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 斂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馬融曰當歛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 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以其能歛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凡厥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惡比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凡其衆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不罹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也女則與之爵祿 時人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此其惟大之中言可勉進也 毋侮鰥寡而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孔安國曰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之又當以善道接之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孔安國曰不能使正人有好於國家則是人斯其詐取罪而去也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雖錫之以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於民毋偏毋頗遵王之義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毋有作好遵王之道馬融曰好私好也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也鄭玄曰黨朋黨毋黨毋偏王道平平孔安國曰言卞治也毋反毋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會其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曰王極之傅言馬融曰王

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夷是訓于帝之順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極之傅言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以近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喜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三德一曰正直鄭玄曰中平之人二曰剛克三曰柔克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平康正直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彊不友剛克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內友柔克孔安國曰世和順以柔能治之也。索隱曰內當爲燮燮和也沈漸剛克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索隱曰尚書作沈潛此字作漸其義當依馬註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維辟作福維辟作

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龜曰卜蓍曰筮考正疑事當選擇知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曰雨曰濟曰涕尚書作圛。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云氣駱驛不連續分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也曰霧徐廣曰一曰決曰被。索隱曰霧音蒙然蒙與霧亦通徐氏所見本涕作涕蒙作被義通而字變耳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澤鬱冥冥也克者如祲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

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立時人為卜筮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孔安國曰大同於吉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吉也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

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庶徵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為衆驗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一極備凶一極亡凶孔安國曰一者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曰知時燠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燠順之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孔安國曰敘惡行之驗也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狂妄則常雨順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燠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燠順之○索隱曰舒依字讀按下有曰急曰急常寒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

〔順之〕**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王眚維歲，**〔馬融曰：言王省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卿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師尹維日。**〔孔安國曰：衆正官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歲日月時毋易，**〔孔安國曰：各順常。〕**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畯民用章，家用平康。**〔孔安國曰：賢人顯用，國家平寧。〕**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畯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衆民惟若星出。〕**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四曰攸好德，**〔孔安國曰：所好者福德之道。〕**五曰考終命。**〔孔安〕

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横夭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索隱曰未齔不毀齒也音楚懱反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尫陋也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索隱曰朝鮮音潮仙地因水為名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索隱曰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索隱曰漸漸麥芒之狀音子廉反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悅貌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

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非成王周公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索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泄嗣微子為宋公雖迁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二子雖為宋公猶微至子涽乃稱宋公也微仲卒子宋公稽立索隱曰譙周云未諡故明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湣公共立湣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湣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魴○索隱曰譙周亦作魴祀據左氏即湣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太子弗父何何讓不受曰我當立是為厲公

厲公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覵立呂忱曰覵音古莧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秦始列爲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爲魯惠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爲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

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衞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爲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服虔曰目者極視精不轉也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

戰郛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魯敗宋師于菅八戰宋衛入鄭九戰伐戴十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弒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弔問也）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媵駰案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

賈逵曰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大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奔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曰以犀革裹之宋人醢

萬也服虔曰臨內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圭郊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爲衛文公文公女弟爲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爲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霣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

公羊傳曰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索隱發曰按僖十六年左傳霣石于宋五霣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討內史叔興曰吉凶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非之年傳又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與雨偕也且與雨偕下自在別年不與霣石退鷁之事同此史以霣石爲霣星遂連恒星不見

之時與雨偕爲坟故與左傳小異也)風疾也(賈逵曰風迴於遠至泉鄉高而疾坟隘逢風却退)八
年齊桓公卒宋欲爲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爲鹿上之
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索隱曰按汝陰原鹿其地在楚僖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于鹿上是也然襄公求諸侯於楚楚縱許之許未合至濟陰今濟陰乘氏縣北有鹿城蓋此地也)以求
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
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杜預曰盂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
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
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
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
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

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律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芊氏姜氏女既是鄭女故云二姬）叔瞻曰成王無禮（正義曰謂取鄭二姬也）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匹）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

竟立 索隱曰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二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一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與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盖大史公之踈耳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 正義曰年表云公孫固殺成公 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 正義曰世本云宋莊公孫名固為大司馬 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 正義曰年表云宋昭元年杵臼襄公子徐廣曰一云成公少子 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 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

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曰春秋文公十一年晉敗翟于鹹獲長狄緣斯焚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散於諸国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者將不然豈下五代公子特為君又皆謚昭乎

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無革字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索隱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正義曰施二是反襄夫人助公子鮑布施恩惠於國人也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曰公子華元鮑因請得為右師華元戴公五代孫華督之曾孫也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

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爲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怒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貍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正義曰按文馬若裝飾其馬四伯匹用牽車伯乘遺鄭贖華元也又云文馬赤鬣縞身目如黃金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

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冢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是爲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爲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弃疾弒靈王自立爲平

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毋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爲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爲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索隱曰按曼立音万）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正義曰宋景公滅曹在魯哀公八年周敬王三十三年也）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

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乎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索隱曰特一作得按左傳景公無子取元公孫周之子得及啓畜于公宮及景公卒先立啓後立得是為昭公與此全乖未知大史公據何為此說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褍秦徐廣曰褍音端褍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索隱曰左傳云名周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索隱曰購音古候反悼公八年卒索隱曰紀年為十八年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一云辟公兵○索隱曰紀年作桓侯璧兵則璧兵謚桓也又莊子云桓侯行未出城門

其前驅呼辟蒙人之後也司馬彪云呼辟使人避道蒙人以桓侯名辟而前驅呼辟故爲狂也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索隱曰王劭按紀年云宋剔成肝廢其君璧而自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爲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爲王索隱曰戰國策呂氏春秋皆以偃謚康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索隱曰言其似桀宋其復爲紂所爲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殷有三仁焉何晏曰按謂仁者愛人三人行本異而乃同稱曰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而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亦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其一揆也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國以不寧者十世索隱曰公羊春秋有此說左氏則無譏焉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索隱曰今按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大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為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甚之說者耳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襃之也索隱

曰襄公臨大事不忘大禮而君子或以爲多且傷中國之亂闕禮義之舉遂不嘉宋襄之盛德太史公褒而述之故云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

殷有三仁　微箕紂親　一囚一去
不顧其身　頌美有客　書稱作賓
卒傳家嗣　或敘彝倫　微仲之後
世載忠勤　穆亦能讓　實爲知人
傷泓之役　有君無臣　偃號桀宋
天之弃殺

宋微子世家第八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索隱曰唐叔以夢及手文而名曰虞至成王誅唐之後因戲削桐而封之叔字也故曰唐叔虞而唐有晉水至于燮改其国號曰晉侯然晉初封於唐故称晉唐叔虞也且唐本堯後封在夏墟而都於鄂鄂今在大夏是也及成王滅唐之後又分徙之於許郢之間故春秋有唐成公是也即今之唐州者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邑姜武王后齊太公女〕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里即堯裔子所封春秋云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后嘉之賜氏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后既而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夏后召孟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乱成王滅之而封

大叔更遷唐人于杜謂之杜洎即范匄所云在周爲杜唐氏按魯縣故州魯山縣是今隨州棗陽縣東南一百五十里上唐鄉故城即後子孫徙於唐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衷曰鄂地今在大夏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寧縣東二里按與絳州夏縣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縣東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然封于河汾二水之東方百里正合在晉州平陽縣不合在鄂未詳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爲晉侯正義曰燮先牒反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晉陽縣北二里城記云堯築也国都城記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初徙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爲坊城墻北半見在毛詩

譜云叔虞子燮父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晉侯子寧族是為武侯索隱曰系本作曼期譙周作曼旗也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索隱曰系本作輻厲侯之子宜臼是為靖侯靖侯已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正義曰厲王奔彘周召和共白姓行政號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蘇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費王立索隱曰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並音祕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十年伐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

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衆也晉人師服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師大號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爲文侯文侯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爲諸侯三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索隱曰河東之縣名漢武改曰聞喜也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索隱曰翼本晉都自孝侯已下一號翼侯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成師封曲沃號爲桓叔

叔靖侯庶孫欒賓（正義曰世本云欒叔賓父也）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鱓代桓叔是爲曲沃莊伯（索隱曰鱓音時戰反又音善又音陁）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爲君是爲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都而他本亦作郄○正義音鄂五戰反）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

聞晉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正義曰稱尺證反是爲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弒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正義曰旁白郎反汾水之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禮記曰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批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哀侯賈逵曰韓万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正義曰馬融云周武王克商封文王異母弟虢仲於夏陽

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爲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爲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寳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曲沃桓叔孫也桓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武公代晉

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是也故鄭之十邑有櫟有華也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别在驪山也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蒍說公賈逵曰士蒍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按秋莊二十六年傳士蒍城絳是也杜預曰今平陽絳邑縣應劭曰絳水出西南也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虢士蒍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

（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爲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今始爲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illegible]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永安縣西南汾水西有霍城古霍國有霍水出霍太

地理志河東北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爲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皮氏縣汾水南耿城是故耿國也

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士蒍

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爲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於此又安得立不如逃

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父似知天命在王季弃吳於反

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

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

從一至萬爲滿魏喻巍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謂天開

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衆杜預曰以魏從萬有衆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

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也初九變之比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晉卿也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廚膳飲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師是失其官率師不威將

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爲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立服虔曰不得立已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裻之衣偏異色駮不純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韋昭曰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正義曰上衣去聲下文如字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爲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正義曰玦音決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正義曰言虢助晉伐曲沃也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

産之乘何休曰屈産出名馬之地乘備駟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大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虢之塞邑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國語云六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

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官名掌陰事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

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怨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彼此惡名以出人誰内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雉於新城廟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正義曰蔿爲詭反爲于僞反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

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正義曰勃自没反鞮都提反韋昭云伯楚寺人勃之字也於文公時為勃鞮也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袪服虔曰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脣之與齒脣亡則

荀息、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冬晉滅
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
襲滅虞虜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正義曰南雍州記云百里奚宋井伯虢人也以媵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修虞祀服虔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
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齒戲喻荀息之年老也
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正義曰民逃其上曰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
已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
梁近於秦秦彊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

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傳作采桑按今平陽曲南七十里河水有采桑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齧桑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彊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河曲也內音汭驪姬弟生悼子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馳角反弟女弟也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正義曰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索隱曰毋但也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

生者不慙爲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之命是謂死者復生也言生者見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爲之羞慙也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子于朝列女傳曰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其荀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

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正義曰國語云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正義曰負音佩出奔父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正義曰省音告杜預云姓瑕呂名飴生字子金郤芮正義曰郤成子即冀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郤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

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語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丕鄭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今此不計亦踈畧也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爲晉君是爲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邳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周卿士會齊秦大夫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

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卓子荀息也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劒而死於是邳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秋狐突之下國服虔曰晉所滅国以爲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国在絳下故曰下国也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爲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祀毋乃絶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杜預曰將因巫以見許之遂不見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

亦沒及期而往復見申生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於韓賈逵曰斃敗也韓晉韓原兒乃謠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也更葬謂改葬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邳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郤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也。索隱曰呂省左傳作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幣厚言甘此必邳鄭賣我於秦遂殺邳鄭及里克邳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邳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公為王卿士禮晉惠

公惠公禮倨索隱曰謂受玉惰也事見僖十一年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邳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

曰深入境曰深尤重一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遜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馮翊夏陽北二十里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鷙不行索隱曰鷙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正義曰韋昭云梁由靡大夫也虢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索隱曰輅音五稼反鄒誕音或額反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

將以爲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正義曰君惠公也親父母也言懼失君国乱恐亡父母不憚立子圉也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正義曰小人言立子圉爲君之後必報秦終不事秦寧事戎狄耳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正義曰餽音匱一牛一羊一豕爲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

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正義曰質音致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爲圉女爲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不聘曰妾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賈逵曰溝壍也民力罷正義音皮怨其衆數相驚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三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虔曰曲礼云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之心子亡矣我不從子亦

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爲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正義曰欒枝郤縠之屬）爲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爲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

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之勃鞮亦曰寺人披也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索隱曰咎音高鄒誕本作囷如又云或作凶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正義曰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廧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長而季隗少乃不同也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

子乃使人迎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是爲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索隱曰與起也非翟可用與起故奔之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索隱曰犁猶比也○正義曰杜預云言將死入木也不復成嫁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

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上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刀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

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

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

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之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

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胥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

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正義曰呂甥郤芮也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

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名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索隱曰音荀即文王之子所封也郇又音環守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

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爲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文公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爲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臨晉縣東有故王城今名武鄉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

與文公妻者卒爲夫人秦送三千人爲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

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

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

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

輔索隱曰龍喻重耳五蛇即五臣狐偃趙衰魏武子司空季子及子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顛頡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

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

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賈逵曰緜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緜上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以爲

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

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索隱曰河上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毋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

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国之礼半周軍也趙衰舉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正義曰犨昌由反又音受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

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

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爲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楚則傷楚子送其入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公贈馬之惠進退有難是以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

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杜預曰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一謂釋宋圍二謂復曹衛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弃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計也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爲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

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王臣，齊將國歸父，秦將小子慭也。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爲之作宮。索隱曰杜預云踐土鄭地，然據此又晉師還至衡雍，衡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土在河南。下文踐土在河北，今元城縣西有踐土驛，義或然也。

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於周，正義曰俘音孚，囚也。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爲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玈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正義曰彤，徒冬反。玈，音玄。秬鬯一卣，珪瓚，賈逵曰秬，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

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爲鬯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索隱曰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仇之語今此乃是襄王命文公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策全乖太史公雖復彌縫左氏而系家頗亦時有疎謬裴氏集解亦引孔馬之注而都不言時代乖角何習一迷而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爲七代仇至重耳爲十一代而十三侯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王二十年爲一百三十餘歲矣學者頗合討論之劉伯莊以爲蓋天子命晉同此一辭才爲非也丕顯文武能愼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能詳愼顯用明德昭登於上布聞在下馬融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推以是故集成其王命德流子孫恤朕身繼予一人永其在位孔安國曰當憂念我身則我一人長安在位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

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索隱曰服氏知王庭是踐土者據二十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度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

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踐土冬會諸侯于温天王狩於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王當合於河陽温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荀林父將中行先縠將右行索隱曰左傳畧擧將布行與此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佐疑大夫帥也。索隱曰按左傳荀林父並以卿而

(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閒令使謂秦繆公曰(索隱曰使謂燭之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諸本及左氏皆作主)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正義曰左傳云秦晉伐鄭燭之武說秦師罷令杞子逢孫楊孫三大夫戍鄭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禮王孫

滿識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絰賈逵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師于殽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猴礼世杜預曰記礼所由变也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殽之敗取晉汪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

伐晉報殽之役無取晉汪之事又其年冬晉先且居等伐秦取汪彭衙而還則汪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得秦伐晉而取汪出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汪是汪從晉來故云取晉汪而歸也彭衙在郃陽北汪不知所在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正義曰括地志云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六十里左傳文三年秦伐晉取王官郊此先言渡河史文顛倒耳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欒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逵曰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皐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

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嬴嬖於二君（服虔曰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嬴賤班在九人下（服虔曰班次也）其子何震之有（賈逵曰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正義曰樂文公子也）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正義曰辟疋亦反言樂辟隱在陳而遠無援也）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左傳曰此時賈佗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君何

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弃之若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皐是爲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爲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扈〔杜預曰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郩〔徐廣曰年表云北徵也○索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北徵即年表所謂今云郩者字誤也徵音懲亦馮翊之縣名〕六年秦康公伐晉取羈馬

晉侯怒使趙盾趙穿郤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是也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不克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邾捷菑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耳恐此誤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侈厚斂以彫牆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正義曰胹音而蹯音煩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

其屍出弃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而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賈逵曰鉏麑晉力士。正義曰鉏音鋤麑音迷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常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鄒誕生音示眯爲祁彌即左傳之提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祁爲時移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市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神曰祇皆作示字鄒爲祁者蓋由祁提音相近字遂變爲祁也眯音米移反以眯爲彌亦音相近耳又按左氏宣公二年桑下餓人是靈輒也其示眯明是嫉獒者也眯明鬬而死今合二人爲一非也人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官學士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爲晉

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眯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索隱曰如字）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毋及難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獒索隱曰縱足用反又作嗾又作就同素后反）明爲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

故爲弑易索隱曰以豉反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爲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爲法受屈也○正義曰爲于偽反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爲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弃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斥候之人也按宣八年左傳晉伐

蔡獲秦諜殺諸絳市蓋彼諜卽此赤也成公六年與魯宣八年正同故知然也

楚莊王爭彊會諸侯于邑陳畏楚不會晉晉使中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弑其君靈公二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郤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

爭度舡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曰臣爲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縠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縠縠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爲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紿爲救宋服虔曰解揚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紿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

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郤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郤克僂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客郤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曰劉氏云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魯成二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誕本作儈字儈當作鄆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儈也字變耳地理志云在東犯縣東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乃使郤克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

於鞌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以為質（索隱曰傳作叔子）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一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騅趙括趙旃皆為卿（索隱曰騅音隹謚文子也）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縣北也）問伯宗伯宗

以爲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譖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其子爲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趙庶子武爲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爲君是爲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伯宗以好直諫

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徐廣曰一作焉服虔曰鄢陵鄭之東南地也○索隱曰鄢音偃又於連反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

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成周周京師曰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索隱曰宦者孟張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illegible]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

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爲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

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爲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爲君索隱曰幾音冀謂望也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索隱曰於雞澤也悼公問羣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

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鄬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釋例云在河北地）闕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爲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索隱曰劉氏靡音眉綺反即靡笄也）齊師敗走晏嬰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

東至朐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
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
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入絳不戒平
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沃
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作盈其入絳
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
菑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
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
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
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

厚賦爲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乂乎晏子然之
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
年卒六卿彊公室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晉氏爲六卿後韓趙魏爲三卿而分晉政故曰三晉
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
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
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
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
二年晉之宗家祁傒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
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
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

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索隱曰寅荀偃之孫射音亦范獻子士鞅之子）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櫟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爲仇乃移兵伐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歌保之韓魏爲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乃乃長晉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歃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爲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

七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十八年或云二十年知伯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爲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分其地猶有智氏與三晉故云以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索隱曰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爲敬公系本亦云昭公生札桓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晉趙系家及年表並皆不同何況紀年之說也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爲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爲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

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哀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此乃出公二十二年事）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柳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索隱曰畏懼也爲衰弱故反朝韓趙魏也宋忠引此注系本而畏字作衰）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侯初立在敬公十八年）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秦嬴賊公於高寢之上）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爲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又年表云魏誅幽公立其弟止也）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傾紀年以孝公爲桓公故韓子有晉桓侯）孝公九年魏武侯

初立襄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成侯韓共侯遷桓公於屯留已後更無晉事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武侯以桓公十九年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列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徙晉於屯留不同也靜公遷爲家人晉絕不祀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

天命叔虞　卒封於唐　桐圭既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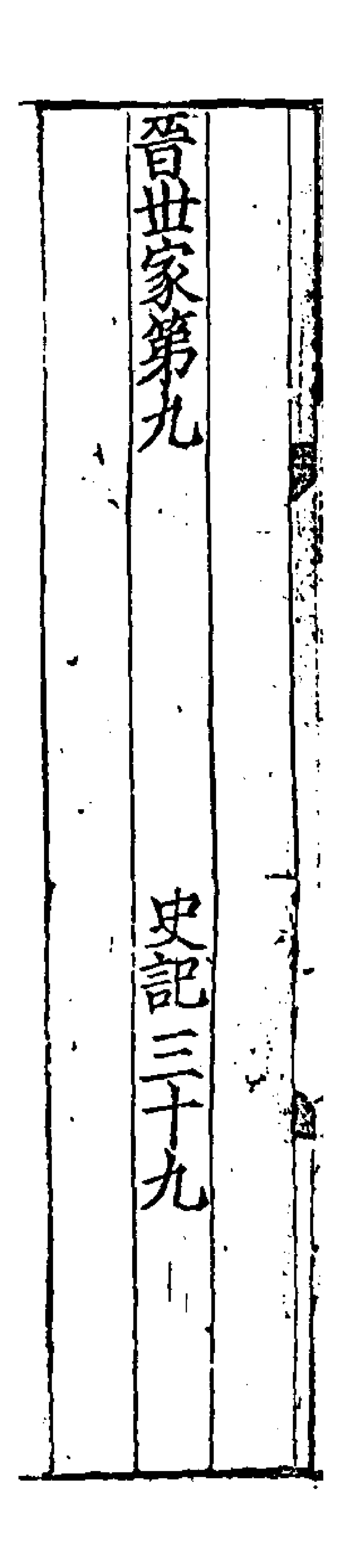
河汾是荒　文侯雖嗣　曲沃日彊

未知本末　祁傾柏莊　獻公昏惑

太子罹殃　重耳致霸　朝周河陽

靈既喪德　厲亦無防　日卿侵侮

晉祚遂亡


晉世家第九
史記三十九